



野客叢書卷第四

長

洲

王

楸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
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切伏海瀕聞暴
公子威名舊矣所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
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
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
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
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

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馬遷有三其一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也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豈錯等謂耶班固曰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

號泣為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
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
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周虺
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將所獲虺不
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虺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
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况即任乎堅乃止虺雖在秦抗節不
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
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虺能全其母而節亦
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
不幸當為周虺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
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
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
歟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
始躬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
親覽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

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邵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義為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九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遁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晁錯

爰盎與晁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達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問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耶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為上客而請問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盎日夜縱史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盎忿錯之所為求

其害錯者而不可得寶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盜薦上上召見盜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盜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盜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為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盜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盜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為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頤肯可以轉

福反惡而為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府中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為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為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

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後縱史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抵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抵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

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万事之機教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馮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乎人俾我一日而揚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

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徃徃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胷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嘆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九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之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製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

者耶

劉向譏恭頤

劉向說苑載齊相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相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頤卒為恭頤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為戒

蕭疎二傳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頭為仇貪位不去卒為石頭所陷疎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飄然引去許伯

莫能肆其毒蕭傳事躰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踈傳蓋熟察其為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踈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嘆踈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踈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頽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万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

其門凡號奮為万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万石嚴姬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万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万石矣殆不止万石而已其門戶頭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万石姬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
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
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
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
隆寒暑盛優游自得而猶前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
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
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黜
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

足目指氣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為賢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
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
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黜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
彘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
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
書又載秦俗曰敗假父耨鋤杖耒慮有德色母取瓢
椀箕帚慮立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
則反唇而相覘其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

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齊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說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娶起王膠東之偏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監王膠東冒賞之敝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說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輸以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躄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以是不留僕觀孔明之於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

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冲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敵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嘆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為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為醴蓋託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声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云云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歟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鄧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皆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鄧

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頭譖望之

史謂石頭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頭以為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頭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頭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頭以為不妬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伎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責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故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預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四

野客叢書卷第五

長洲王楙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茗溪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以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

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
數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凡有數篇渾
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
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
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
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興序謂
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
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為
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
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
白之流寂無篇什唯劉夢得篇亦不深考耳

玉藥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為珍長安唐昌觀玉藥乃魯
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巨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
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
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為潤州招隱玉藥花詩云玉
藥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
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
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

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
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藥詩序云此花因王
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藥二花相近而名字又同
不知其一種耶或各異耶据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藥
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藥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
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為貴高齋詩話
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
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為贅漢
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
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
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誌等文則一用子
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
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
集衆寶為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于此宮以
碧玉為葉僕業三輔黃圖云甘泉谷北有槐樹今謂
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

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卒亦曰玉樹青

葱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為苟

且之苟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即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為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怒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即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揚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即署也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為是先帝白髮即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為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

枚乘新詩曰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韶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恠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徃徃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扣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

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辨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下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大淵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

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竹引陸龜蒙詩一
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
所言也僕謂問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
且唐百家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所
沉耶竹坡謂以綠沉為精鐵則金鎖甲是為何物僕
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
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
鎗臥於苔為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
鎖尤為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
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
以沉綠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
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
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
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
為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為竹見亦未
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笋綠沉鎗則知龜蒙之
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
之深者為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
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為何等物耶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鬱危眉之却尉數奇見惜控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為踈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鞞玉勒綉螯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死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孝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

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為衛青用
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緇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
扈方还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
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
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
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
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
耶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
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
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九
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
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
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
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
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道可又非也
案晉書覽生我我生道可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

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籍蓋與陳再從兄弟皆曇首
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道守至襄
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鼎九世有集行於晉宋
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
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
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
之謬相反案禹於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涉用臨汀本復刊於
郡齋蓋高涉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安
初錄本較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穆所記
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一日
仁廟女充國大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
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待來與我做女顧左右
笑之明日凌晨閤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
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
遂生今 太后經卒時 太后臨吊其從者皆輦官
稱官家借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

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稔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為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知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紫圖經即此為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者市人妄為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輒玄石欄以石板蔽之今公沒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為東鄰苑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剗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百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婁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白陳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筭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

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盡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翱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師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退之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遊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慘書曰我友韓愈薦新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礼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已莫若自貴此聞之於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五



野客叢書卷第六

長洲

洲

王

楸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戲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楊雄

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
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直須
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茗溪漁
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
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骨次想亦未必
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
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
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_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
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
態測二公
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

害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
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
退之詩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
如此作乃用此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
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威路切三則邏
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絳此作
字威路切音措耳又茗溪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無

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懶醉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文為卽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協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誌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溪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夭夭是椽蔡邕傳作夭夭是加彼岵矣岵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岵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有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于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徃徃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

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咸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又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

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妓植我足小婢植我背又不
知小妓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茗溪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為文詞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

觀梁蕭子顯詩夫婦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
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
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樂
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
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疊合伴霍嫖姚
李益詩君逐嫖姚將常應物詩嫖姚思顧下中有霍
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還牡
牧之詩塵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
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去本朝如王元之詩綉
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
家文物尚嫖姚邢厚夫詩安得壯士霍嫖姚如此甚
多皆明知為平声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
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
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之律依
韋響昭雜變並居雅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
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為是音亦不
為無据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緗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諧鍾虞
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

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
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
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
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
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
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為青龍九年
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
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
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羣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若溪漁隱曰王直方
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
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
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
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長
幸人之禍也蓋言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
造化之功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
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

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
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白
月寒空堦曉幽夢伴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
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
詩秦少游詩如詞茗溪漁隱引蘇明允佳節屢從愁
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
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
非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致字有字多與李
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
古人言聲相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
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
所同慶鹿麇麇曰鶴鳴于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
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
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
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

家字音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詹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季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也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心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謚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賦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音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羞字與卿字耳如詩于以尊之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子所蓄祖子口卒痛曰子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

要當以類推之

莪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義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和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折蟻徐廣音儀缸作俄漢碑凡莪莪皆作莪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莪莪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倚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俄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問於子服子何何之吉告我兮函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余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

君伐之我有蟲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鼯舍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為緇漢人書災為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東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抵牾如禧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声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

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
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
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妾母僖
公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
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通相祖述

容齋續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
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李記所載才
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于此宣宗朝有王振者
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韋執文類

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
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通相祖
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
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
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
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疴鬼文甚工
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嚏祝云有人說我案
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合俗人

噍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哲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佐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曰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為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為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篴篴謝好箏陳寵感栗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婦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佳人未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遊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遊有曰沈謝
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月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
所謂玲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媚張態真娘心奴揚瓊
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
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
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饅字虛
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着邊之實糗餌粉饘鄭
箋今之饘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揚雄方言

亦有此字茗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
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
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
未用饅耶

野客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債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封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

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躰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
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汎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
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
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
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
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
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
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
萬餘里看君直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
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
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
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佺期人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詩舟如
空裏汎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
中游得非祖此乎李白詩亦曰春水船如天上坐又
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
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躰帖此意

韓李設論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
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

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曰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
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則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
况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
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

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
尺空看影正是行人賜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碁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憂鳴瑟更遣稚子
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
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嬾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
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可以承露
乎此不可解僕謂嬾真是未深考案華山記弘農鄧
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露食之

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宮
觀又觀梁武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
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詩節以
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
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翫散沈元用啓讀撐犁
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招祈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
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是玄晏春秋曰子
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

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
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要諸書然
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
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嵬佺刘士玄之徒皆如
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百疋
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
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

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
絹絹百疋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
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
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
亦為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
紫為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
書著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箝筆注
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入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

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
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
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耶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
顯齊志皆謂紫拾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
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謝僕左荷右謝僕尚書右
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箝
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
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枝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梧鼠五枝而窮為猫鼠之鼠唐藝文類聚

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之梧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加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梧鼠五技而窮並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閔中呼為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見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枝窮而此鼠枝不窮故不同

同耳陸農師埤雅謂五伎而窮者為非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况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况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椽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疆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叟非平之所能及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

辟彊勸陳平進用台座輦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
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
彊為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
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任子
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
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夫陳平
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
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忿是平
之智不唯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
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
材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
出此計矣有以見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
謂歟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
耶

杜荀鶴句

高齊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
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班
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退之易閑字為

休字耳退之在前苟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
與誰人肯向死前閑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
人盡從愁裏老耶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
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卓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
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殮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
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

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効庭堅躄
正如退之効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云相推許如此豈爭名
者哉詩文比之螭蟬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
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
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
此豈坡公耶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
明兵謀將畧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鮪魚香言松江有鮪魚耳常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舡燒薤搗香薤李巽伯詩曰香薤何處煮鮪魚魚作香字未為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如是之泥刘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耶但此鮪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鮪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鮪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說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香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楊雄解嘲曰司馬長卿切嘗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右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大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枝劔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歆談者苑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歆談者卷舌而同音翰注則又曰

同聲謂侯衆言舉而相効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寬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說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士死我軍雖煩擾虜亦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為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史為疎鹵也

唐壞事

唐書曰陽城為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陽曰脫以裴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唯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叨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為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

蕭張封地

鄭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音嗟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四水

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于
鄭誤以為沛地之嗟矣揚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
一麒麟閣上識鄭侯姚合詩曰鄭侯宅過謙賈島詩
曰往歲鄭侯鎮諸官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
卿朕鄭侯也唐書釋文鄭南陽縣名則軒切此正得
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
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
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為信然
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塚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
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潮留侯廟詩注曰自宋
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
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所端
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邵曰
廬江故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
在宜城山中劬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矣楚之
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
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成陽之雷澤
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

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彰明縣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田以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流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為射為按射陽在山陽西其故城即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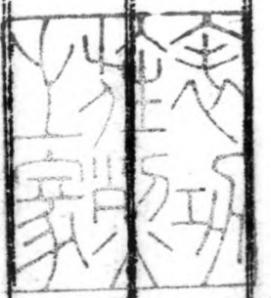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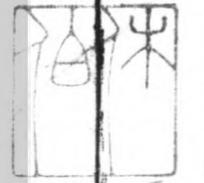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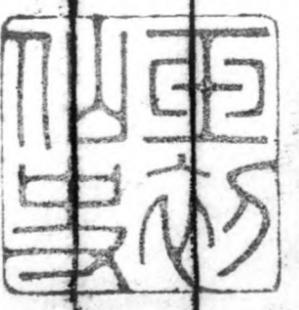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鑽者必取之入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

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七

